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张杏玲

霜降凝白

林 春

萧瑟秋风扫枯叶，
淡抹彩云雁相约。
怀想青灯归家路，
粗粟果腹诗未缺。
桥影绰绰舟夜泊，
羌管悠悠饮马歇。
掩卷入梦绿野显，
倏忽寒光喧声咽。

那个深秋的夜晚，一只鸽子扑棱着翅膀闯进了我家阳台。

那时的我还没满十二岁，住在工厂家属院里。一排排灰砖楼整齐排列，密密麻麻的就像鸽子笼。我家在顶楼，阳台没封，一圈栏杆围着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能听见远处山风呜呜地翻过山梁，混着机器低沉的轰隆声。那晚，灰鸽子跌跌撞撞地落在了我家阳台的水泥栏上。

父亲推开门，我也轻

雨 鸽

付 令

手轻脚跟了过去。角落里缩着一只灰鸽子，羽毛乱蓬蓬的，胸口急促地起伏着，脚上还套着红色的脚环。它倒没显出怕人的样子，大概是连扑腾的劲儿都没了。父亲转身舀了半碗米，又接了一盏清水，悄悄推到它跟前。鸽子迟疑片刻，终于低头啄起食来。瓷碗被鸟喙敲得叮叮响，在这安静的秋夜里，

听得格外清楚。

那晚我很兴奋，翻来覆去醒了好几次，每次都要起身往阳台上瞅一眼。那只不知从哪儿来的小家伙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没动弹，脑袋深深埋在翅膀底下，远远看去活像个毛茸茸的灰色线团。偶尔有车灯从外面扫过，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光影，也没能惊动它的好梦。

第二天醒来，天色灰蒙蒙的，细雨若有若无地飘着。那只鸽子正低头用喙梳理着羽毛，看上去精

神头好了不少。父亲站在一旁轻声说：“雨停了，该让它走了。”我心里头有点舍不得，可也明白这小小阳台终究留不住它。

我们去楼顶放鸽子。父亲捧着它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头，楼梯湿漉漉的，踩一步就吱呀一声。楼顶的风迎面扑来，远处的山影朦朦胧胧的，雨雾里墨绿的树林时隐时现，就像一幅还没干透的水墨画。父亲把鸽子递到我手上，轻飘飘的，温热透过细密的羽毛传到掌心，还能觉出它微弱的心跳。我松开手时它竟呆住了，愣愣地站在我手心里，像是忘了怎么飞似的。我没辙了只好双手向上一托——它这才振开翅膀冲进了灰蒙蒙的天空。

灰影掠过晾衣绳，越过楼房，朝着远山的方向飞去。他翅膀扑打的节奏有些乱，但始终没有回头。我们站在楼顶，目送它变成一个小黑点，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天际。父亲拍拍我的肩：“能飞走

的都是好的。”

这么多年了，那个雨天的画面总是不经意间闯入脑海，手心似乎还残留着鸽子暖烘烘的温度。那只鸽子后来飞哪儿去了呢？它找到能安心落脚的地儿没有？可更多时候，眼前晃动的还是雨中那少年的身影——它摊开手掌，托起的那点自由虽然渺小，却仿佛把整片天空都撑了起来。

如今父母都已退休，搬离了厂区。前阵子回去，几只鸽子落在阳台上咕咕叫个不停。它们会不会是当年那只鸽子的后代呢？还是说只是碰巧飞来的过客？没人能给我答案。就像那个秋雨淅沥的早晨，我们放飞的究竟是只鸽子，还是某种再也找不回的东西——谁又说得清呢。

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和多年前那个夜晚一模一样。只是手心里的那点暖意，不知何时已经悄悄溜走了，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。



■ 霞光(摄影)

张兵

雾瀑观虹

林海平

受着水珠拍打在脸上，清凉而又湿润，仿佛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被这清冽的水雾洗净，只留下心灵的纯净与宁静。

然而，真正的奇迹往往隐藏在平凡之中。当阳光穿透云层，恰好照射在瀑布之上，与弥漫的雾气相遇时，奇迹便悄然发生——彩虹出现了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，所有的目光都被这道绚烂的桥梁所吸引。彩虹横跨山谷，一端连着瀑布的轰鸣，一端伸向远方的天际，色彩斑斓，如梦似幻。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，七种颜色交织在一起，却又各自分明，宛如大自然最精致的手工艺品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雾瀑与彩虹的相遇，是自然界中最美的邂逅。它们相互映衬，相互成就，共同编织了一个关于美丽、希望与奇迹的故事。在那一刻，所有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，唯有心灵的震撼与感动，才能表达这份难以言喻的美好。人们纷纷驻足，仰望这道绚烂的彩虹，心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与感激。他们知道，这是大自然赋予的礼物，是生命中不可多得的珍贵瞬间。

随着阳光的移动，彩虹也渐渐淡去，最终消失在山谷的尽头。但那份美好与感动，却如

同烙印一般，深深地刻在了每个人的心中。他们带着这份记忆继续前行，在生活的道路上寻找更多的美好与奇迹。而雾瀑观虹，也成为了他们心中永远的向往与追求。

在雾瀑观虹的旅途中，我们不仅见证了自然界的壮丽与神奇，更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与希望。它教会我们珍惜每一个瞬间，感恩大自然的恩赐；它让我们明白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与困苦，只要心中有光、有希望，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彩虹。

雾瀑观虹，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它让我们在喧嚣与浮躁的世界中找到了一片宁静与纯净的天地；它让我们在疲惫与迷茫的时刻找到了力量与方向。让我们带着这份感动与启迪继续前行吧！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风雨兼程还是阳光明媚，都请相信：只要心中有爱、有梦、有坚持，就一定能够遇见属于自己的那道彩虹。



■ 乘风破浪(篆刻)

陈永春

说到臭豆腐，便想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：一袭长衫，一碟茴香豆，一碟臭豆腐，就着黄酒，倚在曲尺型的柜台旁吃得津津有味……就因这碟茴香豆和臭豆腐，使“咸亨酒店”驰名中外，百年不衰。

小小臭豆腐虽不起眼，却是老少咸宜，雅俗共赏。平民百姓喜食之，就连伟人也例不例外。

毛主席是湖南人，自然爱吃湖南菜。湖南菜简称“湘菜”，是我国著名的八大菜系之一，臭豆腐，便是其中的一种。

毛主席生前爱吃臭豆腐是出了名的，在他的餐桌上，总有一碟臭豆腐加一碟辣椒。1972年，毛主席曾以“湘菜”宴请尼克松总统，桌上就有一碟臭豆腐，在美国一时传为佳话。另据报载，在美国纽约，到处可见“芙蓉馆”“潇湘馆”“洞庭春”“岳阳楼”等标识的中国餐馆，菜单上都有臭豆腐这道菜，美国人也好这一口。

笔者曾与几位好友来到一家湘菜馆，尝到了“洞庭臭豆腐”这道菜……那道菜上桌时，远远就闻到那股好闻的臭味。待端上桌才知这臭豆腐并非那色泽金黄的尤物，而是全身墨黑、形象丑陋的东西。带着诧异咬破“黑衣”，方露出豆腐的原形，柔软细嫩，香脆可口，真是色黑、形丑、香浓、味鲜，适口清爽，食而不腻。

据介绍，这正宗的湖南臭豆腐，是坐着高铁从长沙运来的。主料是精制的白豆腐，配制花生油、熟火腿、香油、辣椒、名酒、鸡汤等，制法十分考究；关键是那特制的卤水黑黑的，连厨师也说不清它的配方……

中国，是大豆的故乡；豆腐，是国人的骄傲。传统的豆腐菜肴何止百种！丰俭随意，调味从心，粗细兼可，荤素兼备。余、烩、炖、焖、煨、煮、扒、溜、爆、炒、煎、熏、卤、拌、拔丝、蜜汁、挂霜……五花八门，翻新出奇。川菜的“麻婆豆腐”、京菜的“朱砂豆腐”、鲁菜的“三美豆腐”、粤菜的“蚝油豆腐”、淮扬菜的“煮干丝”“嘶马拉豆腐”……乃至“洞庭臭豆腐”，可谓五光十色，精彩纷呈，都让食客赞叹不已，回味无穷……

洞庭臭豆腐

刘希涛